



一股紮根本土的电影新浪潮

本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舉行前夕所引發的話題、事後所爆發的風波，特別是針對電影《十年》獲獎的爭議，使「本土電影」這個議題再度成為焦點。何謂「本土電影」？有說應是關於香港的故事；有說故事必須具有本土意識；有說該反映香港的整體社會氣氛，包括政治、宗教、文化潮流、或社會的焦慮等等；也有說只要是本地資金和本地製作團隊所拍的電影，就是本土電影云云。

其實港產片就是港產片，一直不須要特別界定，直至 2004 年香港跟內地簽訂了 CEPA (《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)，正式開展了中港合拍的商機之後，才令香港電影人意識到無論合拍與不合拍，香港電影必須清楚自己的定位與特色。只因為中港兩地的文化差異，合拍必然要顧及兩地人民的口味，令部份的香港特色模糊化了。

隨著北上尋找合拍的香港製作公司越來越多，港產片面向的市場朝內地傾斜，真正以香港觀眾為主體的電影逐漸減少，近年便常有中港合拍的電影在內地大收，在香港反應卻迥異。例如《捉妖記》，內地票房廿四億人民幣，本港票房不到九百萬。劉德華主演的《失孤》和徐克導演的《智取威虎山》，在內地反應不俗，但在香港反應平平。今年三月中在一個探討港產片的論壇上，臺下不只一個觀眾表示，看不到《智取威虎山》的可觀性在哪裡。



具有濃厚香港氣息的港產片

港產片而具有濃厚香港氣息的電影，近年有 2010 年的《打擂台》，但更多人談論的卻是 2013 年由黃修平執導的《狂舞派》，不單是久遺了的本土青春派電影，更被認為是拍出了後殖民地的年青人如何找到自身身份。事隔兩年，在市場上湧現的本土故事更多。



今屆角逐香港電影金像獎除了《十年》預視香港十年後的政治生態環境，還有取材自真人真事的《五個小孩的校長》。同樣獲真實個案啟發的還有《踏血尋梅》，追溯兇案背後受害人與行兇者的內心世界。《那一天我們會飛》是九十年代中學校園生活的寫照。《王家欣》是以坪洲為背景的爱情故事。至於《暗色天堂》，則罕有地踏足宗教這塊禁地，借一個本地教會的牧師和女助手之間的曖昧關係，探究人性的陰暗面。

儘管這六部作品並非全都角逐最佳影片，卻都各有特色，本土味濃厚之餘，還透着一份對社會的關懷，是過往的港產片不多見的。例如一場爭取雙普選的夢落空，香港人下一步可以做什麼的《十年》之《自焚者》，導演周冠威就曾表示他絕非鼓勵別人自焚，但要改變現時的政治生

態，自我犧牲可無法避免。《五個小孩的校長》中的呂校長辭任精英幼稚園老師，寧去當月薪四千五元的鄉村幼稚園校長，正因為她願意自我犧牲，於是五個學童有書讀。

《踏血尋梅》的社會關懷，則落在被害少女和行兇者身上。殘酷血腥的兇案背後，揭示更多的是被害的援交少女和行兇者的內心世界。在中港矛盾明顯加劇的今天，導演處理新移民援交少女的手法，倒是寄予同情。她與任職貨運工人的兇手同是社會上橫遭白眼的人。因為多了這份關懷，令整部電影更加玩味。

《那一天我們會飛》描寫的那對七十後夫婦，是中年中層中產的所謂三中人士，從香港經濟剛起飛的年代走過來，年輕時的夢想已被現實磨蝕得一乾二淨，昔日的學生時光和對老同學的思念令他們得到領悟，結尾開心放飛機，寓意延續夢想，曲線寄語香港人勿言放棄。

《王家欣》則企圖透過坪洲一個憨直少男的癡戀故事重拾九十年代的香港情懷。在一個沒有互聯網與 Facebook 的年代，男主角四出訪尋僅邂逅了片刻的女孩，卻忽略了身邊真正喜歡他的人。這部原本可以很清新脫俗的青春愛情小品，不巧碰上演員演技生硬，編與導工夫又都未夠純熟，成績強差人意。

同樣是男女之情，《暗色天堂》的着眼點是人性，講述一名牧師與他的女助手女熱吻之後被控性騷擾。香港的基督教團體曾於 2014 年做過一項關於教會內性騷擾的調查，結果顯示有一成人認同香港的教會存在性騷擾的問題。報告顯示常見的性騷擾是不受歡迎的身體接觸，例如「觸摸、抓捏或故意摩擦他人的身體」。《暗色天堂》涉及的性騷擾案，是嘗試透過局中人的對質和自辯，揭露那潛藏在人心底的罪惡根源：驕傲、迷色、嫉妒、憤怒和撒謊。戲中那場法庭審訊該是全片高潮，可惜控辯雙方的盤問和對質還有場地的設置也攪錯了，未知是否為了營造戲劇效果，抑或導演沒有做足資料搜集工夫。



電影創作應毫無忌諱

誠言，論片種和題材，以上幾部參選的港產片都各有可取。過去政治和宗教是港產片較少觸及的議題，《十年》和《暗色天堂》在這方面無異令人耳目一新。論票房，《五個小孩的校長》僅次於《葉問 3》成為去年全港賣座亞軍，收四千七百萬。2012 年同樣改編自真人真事的《桃姐》當年票房也不俗。反映過去只有警匪、功夫、恐怖鬼怪等主流的電影才能吸引觀眾進場的情況下，感人的真人真事電影隨時異軍突起。



本屆金像獎頒獎典禮喜見「三新」：新導演、新演員、新話題。期望這個新氣象翻起電影界一股紮根本土的新浪潮。正如爾冬陞以金像獎董事局主席身份於場刊上撰寫「主席的話」，借「毫無忌諱」一語形容參選作品《十年》一樣，電影創作本來就應該毫無忌諱，要忌諱就讓忌諱自身去忌諱個飽吧。

李茜

編劇/傳媒教育工作者

4.2016